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雲仙笑 拙書生禮門登高第

盡說多才儂第一，第一多才，卻是終身疾。作賦吟詩俱不必，何如守拙存誠實。恰怪今人無見識，文理粗通，自道生花筆。那見功名唾手拾，矜驕便沒三分值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天下最易動人欽服的是那才子二字，殊不知最易惹人妒忌的也是那才子二字。這為什麼緣故？要曉得才有兩等，有大才，有小才。那大才除卻聖賢，沒人敢及。如今只不過有幾個小才的人，卻自己認做了一個大才。那些有耳無目的，也道他是天下第一才子，他便全無忌憚把那才子的身分使出來。倘遇著拙的，或者受他籠絡了；若遇著不相上下的，不惟不肯受他籠絡，還要籠絡他起來。這個還是小事。萬一兩不相容，這個爭強，那個誇勝，免不得別生計較，安排網羅，儘有家破身亡的。

這等看起來，那才字竟是起禍的根腳，送命的病源。常記古人說得好：「恃才妄作，所以取禍。」怎麼世上的人再不肯把這八個字體貼一番。假如有十分才的，藏了五分的作用，有五分才的藏了四分的作用，把那驕人的念頭，放蕩的情懷，一一收拾起來，那見得便不是個才子。即看古人，那虛心的，便受了許多用；那弄聰明的，便受了許多累。可笑今世略做得幾句歪詩，便道是個才子。終不然聖人說個才難二字，古時竟沒一個吟詩作賦的人麼？在下這段說話，看官不要認做小說的引子，直是進學問保身家的勸世明言。看官若不信時，聽在下細細講出一段故事來，便見得才是不足恃的，不要十分看重了。

話說明朝景泰年間，山東兗州府有一個秀才，姓呂名輝，表字彩生，年紀六旬左右。妻室卞氏，早已亡過。單生一子，取名文棟，表字雲奇，年方十四歲。論他丰姿，雖不比潘安、衛瓘，還在清秀一邊；獨有資性，卻是愚鈍不過。莫說作文不能夠成篇，若念起書來，也有許多期期艾艾的光景。彩生因是晚年所得，珍愛非常，把他附在一個鄰館讀書。

那館中有兩個同窗，一個大文棟兩歲，名喚曾杰，一個小文棟兩歲，名喚曾修，是個同胞兄弟。父親曾士彥，與彩生最相契的朋友，彩生知曾氏兄弟好學不倦，要文棟去做個切磋琢磨的良友。誰知甚不相得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原來曾杰卻是個才子，那曾修又是個神童，不消說學業精工，就是詩詞歌賦，件件皆妙，只因自己聰明，再不肯輕易與人相處。他道：「我們這樣才情，就是顏回子貢，也不肯多讓，怎麼如今那些卑卑不足數的，要與我們做起朋友來？只是來者不拒，便是我的度量寬宏了。」更有一件，最喜戲謔。總是先生，也要讓他三分，那文棟不消說是他們取樂的東西了。文棟識時達務，並不作聲。

一日先生不在，偶然到間壁三元閣遊玩，只見壁上黏著一張門齋圖，圖上刻著門母心咒，下面注云：「不時念之，求聰明得聰明，求富貴得富貴。」文棟腹中，雖是有限，料想這幾個字還解說得出。當下見了，十分得意。那富貴二字，到是緩著，聰明二字，卻是目前的急務，怎好當面錯過。忙去尋個道士，取討圖式，又叫他教會心咒。

遂到家向父親說了，請了畫師繪起一尊門母，朝門焚香禮拜。如缺七個字然有些應驗。雖不能胸羅錦繡，那記誦之功卻頗來得。

其年正是科舉的年分，宗師發牌考試童生。彩生初叫文棟應應故事，早已不肯高標了。獨曾氏兄弟，雙雙得意。文棟卻也有些志氣，恐被曾氏兄弟笑話，不肯再到館中，止在自己家裡發憤讀書。過了一年，漸漸筆底有些活動，可以成篇。恰考期將近，彩生又叫他去應試。這番不敢浪戰，府縣裡俱用個小小分上，便也搭上一名宗師。宗師那裡雖不是個長鎗手，萬一圖個僥倖，也未可知。忙忙的買了進場糕果之類。那包糕紙上，卻是抄寫的一篇文章。文棟看去，圈得甚是熱鬧。他也不管好歹，暗暗的記在心上。到明日進場，那第一題恰好就是包糕紙上的題目。他便不勞費心，一筆揮就。那第二題，又是平日讀過幾篇文字的，也就東湊西補，竟做了倚馬之才，不消過午，交卷上去。宗師看見，遂叫取來面閱，大加贊賞。以後眾人陸續交卷，候齊一牌，出院歸家。把此話述與父親知道，十分歡喜。又過了四、五日發案出來，果然取在第五名。到謁聖這日，那些備酒拜客一應事體，俱不必細述。

且說曾家弟兄知道文棟進學，心中甚是疑惑。曾杰道：「不信呂家兒子學問這樣好了，想必是夤緣來的。」曾修道：「明日且拉幾個朋友，叫他面會，其胸中有無，便可瞭然。」

曾杰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遂寫帖訂期，明日面課。誰知文棟卻有個藏拙之法，因立出三件主意來。那三件，第一件就是：不與文社他道：「文社雖是以文會友，極正經的事，然而終究是有損無益。假如幾個朋友相聚一堂，閒談戲笑的時節多，吟哦動筆的時節少。縱使做得一兩篇文章，不過是應故事而已，到不如窗下息心靜慮，還有些奇思幻想。這個尚算是完篇極好的了，更有不完篇的，鬼混終日，到散場時候，卻道容明日補來，依舊窗下去抄撮哄人。又有一件，朋友本來是互相參考，是非得失務要大家指點出來，獨有一輩刻薄的人，面前極口贊揚，背後又換了一副口舌，竟做笑柄傳播。依我看起來，那些朋友互相飲啖一日，名為文社，其實是個酒會。何苦費了錢財，買人的輕保因此立意不與文社。」那第二件，卻是：不拜門生他道：「拜門生是個掛名讀書的勾當。若真正讀書的，卻也不消。怎麼是掛名讀書的勾當？只因自己學問荒疏，惟恐考試出丑，要借公書揭帖做個護身靈符。偶然鑽刺，考在前列，便好做個名士模樣。還有一等好事的，打聽人家有些詞訟，便去攬與老師講個分上，他就做個居間，得些抽頭謝儀，以為養身之法。就是那做老師的收門生，也未必是一概相待。倘然收個富門生，平日奉承週到，或者還肯用個名帖，印個圖記，到那裡薦揚一番。若遇窮門生，平日沒有交際，憑你真正才子建，總不在他心上，可不是有名無實的事，因此也不拜門生。」

那第三件，卻是：

不應小試

那不應小試又是為何？他道：「觀風季考，總是套子，那有真正憐才的意思！況考試未定日期，這些鄉紳的書帖已是挨擠不開。及至發案，少不得照依書帖，胡亂填去，那有學問的，未必列在前面。況我腹中又極是平常，怎奪得人過，越見得本事低。伴人過世了，到不如不去，也還藏拙些。因此又不應小試。」他有這三個主意，一切外事不管，只是自己用功而已。有一首《勉學詩》為證：夜半鄰家織未休，夢回明月照牀頭。

披衣更起挑燈讀，莫使男兒讓女流。

且說曾杰弟兄，見他不肯來，只得央別個朋友去拉他。

他便把三件的短處，雖不敢盡說，卻也微露其意。那朋友見他立意不肯，遂別去，述與曾氏弟兄知道。曾杰便大怒道：「這樣不堪抬舉的，你自己做不出文字，不來也罷，怎麼背後談人是非！」原來曾杰弟兄，這三件事是極喜做的，只為自己是個才子，要與人較量長短的意思。當下文棟這幾句，也是大概論的，曾杰認做譏諷他，便要尋事與他計較。遂細細打聽，知道抄寫文字的緣故，連忙報與學師。

大凡人家子弟進學之後，就要備贄儀相見學師。那贄儀多寡，卻有規則，分為五等。那五等，卻是：超戶上戶中戶下戶貧戶那超上二戶，不消說要用幾十兩銀子，就是中下兩戶，也要費幾金。只有貧戶，不惟沒有使費，還要向庫上領著幾兩銀子，名為助貧。這通是要學役報的。文棟家事本是平常，那下等戶卻是可以報得的。彩生要便宜，竟報在貧戶裡。那助貧銀子，雖然尚未到手，眼見得學師的贄儀，已做了烏有先生。那學師正要緝探文棟的家事，忽聽曾杰之言，十分中意。等曾杰別過，忙喚學役，道：「呂文棟卻是大富之家，場裡文字也是買人代筆的。你這大膽奴才得他多少銀子，卻來朦朧我？」責罵一場，遂叫他立刻拘來，當面作文。若有推托，就要參到宗師那裡去。

那學役忙到呂家，與文棟相見，把此話一一述與他知道。

文棟大驚，與父親商議。已知學師要贊儀的話頭，只是不好搪突。遂再三央及學役，求他在學師面前婉轉致意：「秀才作文，也不是什麼奇事，只求略寬幾日，就當面會課，盡自不妨。總望老丈周旋了。待事完之後，我自重重相謝就是。」那學役無可奈何，只得回覆學師。學師大怒，明日又差人去拘喚。文棟推脫不得，勉強隨去。是日出了三個題目，文棟只做得一篇文字，卻又不成個片段。學師看見，知曾杰的話一些不差，便要做角文書，參與宗師。

到虧學役再三解勸，方息了這個念頭，只是要報在超戶裡邊才祝彩生思想，料來貨不正路，必然強不到底的，只得變賣傢伙，向親友抵借，完這一件事體。那些雜費，比著眾人報超戶的，反多一倍，方得了事。

誰知事便完了，彩生為這惡氣，又急了一急，生起病來。

不上幾日，竟湊了令郎之趣，已是丁憂。文棟大哭一場，買辦棺木，開喪斷七。忙過月餘，這邊才得完局，那邊討債的又是接踵而至。他們見彩生已死，惟恐淹在後邊，沒處取討，因此急急催促。文棟受逼不過，只得把棺木權厝祖塋，賣了住房，清還眾人，自己到三元閣借祝一日，在閣上讀書，正讀得有興，忽見一人身穿闊服，走來和文棟相見。敘罷姓名，又仔細看了一回，竟自作別。

原來那人姓卜名升，表字君輔，是本地一個富翁。他有一個哥哥，名喚卜昊，已是去世兩年，遺下一個女兒，小字淑儀。

臨終的時節，托在卜升，要擇個快婿，以配此女。

那卜升善於風鑿，憑著這雙睛鐵眼，做個的當媒人。是時，偶到三元閣燒香，看見文棟，知道不是落寞之人品，便十分中意，就托道士，要他撮合。道士領命，隨將此意向文棟說知。文棟辭道：「極承美意，但我在喪中，此事不好行得。況且囊中乏鈔，無物可聘。即煩老師為我道達。」誰知卜升的意思，甚是不然，道：「雖是喪中，只要聘定，我姪女年紀尚小，還可待得一兩年。等他服滿之後成親，極是得宜的了。若說無物可聘，一發不消慮得。一應使費，都是我出，一毫不消費心。」

道士聽罷，卻把此言再三勸文棟成就。文棟也不敢過辭，惟恐推脫，沒有這般好主顧，便自應承。那卜升見說允諾，隨即擇日行聘，不題。

且說卜昊就是曾杰的姐夫，知表妹是卜升做主，定下文棟，急把文棟的短處，去訴與姑娘知道。那姑娘聽得，竟與卜升大鬧起來，道：「你哥哥怎樣托你，你卻尋個窮人來搪塞。你道我是個寡婦好欺負的麼？」卜升道：「嫂嫂，你不要疑心壞了。

我為姪女十分在意。難道自家骨肉，到要他不好？那呂生眼前雖窮，人品盡好，決有功名之分，不是終身落寞的。我這雙眼睛斷不看錯。」曾氏道：「你的話越顛倒了。那呂家兒子，有名是個蠢東西。你說功名兩字，天下若有不要做文字的舉人進士，半空裡有頂紗帽掛將下來，只要把頭接上去，或者輪著他了。總使這等，還恐他沒福消受哩！你自誇眼睛看得准，怎麼再不見有個舉人進士，是你相過來的？你這話就哄三歲的孩子，也哄不過。在我跟前搗鬼做什麼！如今我總不願舉人進士做女婿，須怪我得。」卜升受鬧不過，只得道：「嫂嫂，何須鬧得。

待我退了，另擇個人家就是。」曾氏聽了此言，方才住口。

卜升思想：「我起先再三情願，如今怎好改得。除非目下不要說起，日後竟把我的女兒配他罷！」原來卜升也有個女兒，小字瓊枝，與淑儀同年，只小得兩月。其姿容態度，女工針指，淑儀是萬不及一的。卜升正要擇個佳婿，因記哥哥囑咐，欲先完姪女之事，然後輪到自己。誰想嫂嫂不願，正湊他的便了。

當下卜升只得又擇個富家，替姪女完姻。不料那家為了官事，費得一空，已是窮到極處，就是岳母的私蓄，也漸漸弄去大半。後來無處說騙，思量本地不好居住，逃到別府，求乞度日。此是後話。

正是：

昔年事事話風流，肯信蓮花唱未休。

獨是豪華心不死，夢中猶到舊門樓。

且說文棟，條忽過了三年，已是服滿，便該應試了。

適值科舉的年時，免不得又要圖個饒倖，只是包糕紙上今番沒有文字，卻要句句出自己裁，早是穩穩的無望。獨有曾杰弟兄，依舊雙雙前列。文棟甚是氣悶。他的意思，沒科舉到是安分守己，也不指望舉人進士，也不以為意。惟恐遇著歲考，把個前程做了完璧歸趙。那時不惟被人恥笑，可惜一個家事為這秀才已弄得乾淨，況父親的性命又送在裡頭，倘或賠了夫人又折兵，這個怎處？心上正是憂愁未了，忽見道士同著卜升走來，文棟遂上前相見。那卜升知道沒科舉，便安慰兩句。又道：「足下可有興考遺才麼？」文棟道：「正科舉尚且艱難，何況遺才，一發是海中摸針了。」卜升道：「讀書人莫要惰了志氣。你若這等畏縮，怎得個出頭日子？你還去考，我與你央個分上，必然取出來的。」文棟本無此意，見卜升說話諄諄，便道：「極承指教，怎敢違命。」卜升又勸勉幾句，一同道士出來，遂去打點尋分上的事，癩候考期了。那文棟也便發憤讀書。

到了考試這日，竭盡心力，做完文字，出場到寓，靜聽好音。這番果然不虛所望，快上一名。文棟大喜，知是卜升的緣故，遂央道士去致謝一番。原來卜升的意思，一來得阿坦有個進步，女兒便終身有靠；二來要在尊嫂面前好誇眼力高強，應了不落真的說話。因此，望中的念頭，文棟只有五分，卜升到有十二分。隨又取出三、二十兩銀子，托道士送與文棟為進場盤纏使費。文棟十分感激，因自想道：「我雖是他姪婿，卻怎麼這等週到？我曉得都是岳母教他送的，終不然做叔翁的肯如此用心麼？」再不曉得其中緣故。

當下即便收拾起身，來到省中，尋個寓所。一眼瞧去，那貢院間壁有個道院。文棟道：「到是道院幽雅些，況我又沒個僕從，連飯也吃了他的，一總送他幾兩銀子罷！」遂走進去。

恰好有個道士看見。施禮已畢，文棟就把要租寓的意思說了。

那道士道：「小房俱有相公們住著，惟恐不便。只有門母閣上，尚空一間在那裡。」文棟聽說門母閣，先是喜歡，朝夕拜禱，有許多便當。遂叫他引去一看，十分中意。把行李搬上去，又將寄膳之意說知。道士也自應承。從此在內讀書，頗覺自適。

一日，出來朝禮門母，只見有兩人走來，劈面相見，各吃一驚。這兩人不是別個，就是曾杰、曾修。他的寓所也在門母閣上，怎麼兩日不曾看見？這有個緣故。那門母閣有五間，中三間供著門母，東西兩間卻是把板隔斷，望不見的。文棟又是閉戶默坐，不十分出來。曾杰弟兄又是時常訪友，不十分在寓。

以此連日不相聞問。當下相見，雖是大說幾句寒溫套話，卻是各有一個意思。在文棟知道先前這些事體，俱是曾杰做的首尾，因畏他是個奸險人，不敢發作。在曾杰不惟欺他無用人物，未免良心發現，也有些腴腆。故此淡淡相敘，不甚密切。

自後，文棟每出朝門，曾杰即便竊聽，惟恐有詛咒他的言語。誰知文棟禱告不過是保佑弟子場中得意，預示題目這幾句，更無別說。曾杰道：「左右如此，我且耍那蠢物一耍。」竟私下擬了題目並策論批判之類，寫得端端正正，壓在門母面前爐下。自己十分快活，道是取樂他的妙法。恰遇文棟又來朝門，看見爐下紙角，取出一看，卻是預擬場中的題目，心中驚喜相半。其驚的意思，只道門母在夢中相示，不想明白寫出，這樣靈感，那得不起人敬重；其喜的意思，道是場中有神道相助，舉人穩穩的捏在手中了。遂手舞足蹈的到窗下尋些底本，挪湊停當，細細讀熟，一字不敢遺落，只有曾杰暗暗笑他罷了。此話不題。

單說試期已到，那些有科舉的秀才，紛紛進場，各逞英雄，思量鏖戰。少頃，傳散題目。不道文棟又遇著包糕紙，與曾杰所擬的一字不錯，便滿懷得意，一筆揮就。那曾杰到吃了一呆：「我無心戲他，誰想到作成他的機會。」幸虧曾杰是個才子，雖是不曾打點，也不在心上。做完文字，自己看了一遍，便道：「我今科必中解元，決無他慮的。」交卷出場，「甚是得意。

回到寓所，只見曾修也出來了。問他的文字，曾修便念與哥哥聽。曾杰道：「我道今年解元，必定是我了，那曉得又被你奪去。」自此三場之後，曾杰、曾修各懷著解元二字，竟住在官所，癩候捷音，只有呂文棟依舊回到三元閣去。因有題目這段事情，

口中雖說輪不到我，心上卻也做七八分的指望。

過了幾日，放出榜來，第一名解元竟是呂文棟。那些報捷的擠到三元閣上討賞，文棟到沒個主意。適值卜升知道，連忙過來，招駕過去，連文棟也請他到家住下。一切事體，俱是卜升支持，不費文棟一毫的心。文棟忙忙的拜房師，見座師，祭祖拜客，甚是有興。此事且擱過，無暇細述。

再說曾杰、曾修這樣好文字，為何到在孫山之外。原來房師中意曾杰的卷子，立意要中他解元；不料又有一個房師中意曾修的卷子，也立意要中他解元，互相爭論，竟口角起來。別房的房師知道，忙過來問其緣故。遂取這兩個卷子細閱，真的不相上下，定不得第一第二的。況且是個同經，一個取了第一，少不得那個要取在第六了，因此兩不甘服。那個房師道：「二位年兄，本是同僚好友，怎麼為著兩個門生致傷和氣。取了那個，這位年兄不服；取了這個，那位年兄不服。依我愚見，這兩生具如此美才，那怕不登高第，就暫屈一科，也是不妨，不若放過，另取一卷罷！」遂向眾卷內另抽一卷，揭開看去，也自盡可做得解元的。那兩個房師也便消釋，竟將這卷中了第一。

及折起號來，卻是呂文棟。後人有詩譏誚曾杰，道：為人切莫恃多才，也得天公照顧來。

多少心機無用處，總成別友似神差。

當下曾杰、曾修見自己不中，悶悶的歸家。更自一件，自己不中，到也罷了，只有文棟，向來看不上眼的，如何到中了解元，可不是試官沒眼麼？且又懊悔自己不是，這幾個題目，為什麼自己不打點一番，卻送與別人受用。未免日日憂鬱，竟成隔氣的症候。曾修再三相勸，也只好在耳邊過去，怎能解得心上的事來。勉強調治，才覺輕可。

及至挨到下科，不料父親曾士彥又不願做封君，另投在別人家做公子去了。曾杰弟兄大哭一常只得向學中報了丁憂，少不得又要遲上三年。那曾杰一來功名心急，二來為父喪，終日哭泣，忽然舊病復發，醫治不好。可惜錦心繡腸，變個陳腐老儒。只有曾修後來依舊中解元，會試不第，遂選了無錫知縣。到底為著恃才二字，得罪上司，被上司參劾，罷職而歸。

此是二曾的結局了。

如今且說呂文棟上京會試，尋了寓所安頓。那寓所間壁已先有一人在內，也是來會試的。文棟道是同志，思量與他做個朋友。不料那人再不在寓的，也不見他念一句書。日日歸來，便聽得他喜笑的聲音。文棟不知什麼緣故，未免鑽穴相窺起來。

只見他對著一個筆孔，在那裡笑，卻又吧來藏在一個皮匣內，再不肯輕易放在桌上。原來那人姓紀名鐘，徽州人，與會場的房師是個親戚。那房師平昔受了紀鐘的恩惠，許他中個進士相報，因此與他幾個字眼。紀鐘把來放在筆孔內，心中十分得意，漸漸露出小器易盈的光景。當下文棟看見，一心猜去，必是會場的關節。

思量要竊他的，卻沒個機會。又自轉道：「且慢慢的算計，或者可以到手。」遂候那紀鐘出去，便過來與那守寓的小廝閒話。有時叫到自己這邊來，把些東西與他吃；有時送他幾個錢。

看看相熟了，然後問他道：「你家相公時常好笑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那小廝道：「我也不知。但見相公時常對著筆孔，便要笑將起來。」文棟道：「這個筆孔帶在身邊的，還是藏在那裡的？」小廝道：「相公恐怕遺失，被人瞧見，不帶去的，只藏在一個皮匣內。」文棟道：「你去把我一看。有什麼好笑的話，待我學了，也說一個與你聽，可好麼？」小廝道：「皮匣是鎖的，鑰匙相公又帶去，卻是取不得。」文棟道：「待我過去看看何如？」遂同了小廝，走去看了鎖之大小，然後尋個揸子搵開。取出一看，見裡面有一條小紙，上寫著三個大字在第一行，餘無別話。文棟記了，原處放好，鎖著，對小廝道：「我道是個好看的，原來沒有什麼。你家相公回來，不要說起。」小廝應允。

如此又過月餘，場期已近，文棟即忙收拾進常照依筆孔上，如法做去，果然有些靈驗，已高高的填上一名進士。但紀鐘又是怎的？只因試官見了文棟的卷子，道已合式，必然無疑了。不料紀鐘的卷子，題目上有一個錯字，監場的早已將他高標出來。那試官再解說不出文棟的緣故，只道紀鐘轉做人情的。

及問紀鐘，又毫不相干。況此句話，又說不出的，不好問得文棟，竟做個朦朧過去罷了。文棟到白白的中個進士。又殿試二甲，選了部屬。他就出個疏，告假歸娶。聖旨准奏，欽假還鄉，娶後補官。

一路甚是風光。到了卜升家中，俱請出來拜見。遂央道士說知欽假歸娶之意，卜升也就擇吉成親。當夜卜升夫婦受禮已畢，更無別人相見。文棟想道：「我那岳母，怎麼不見？法因寡婦，不便出來，故叫叔翁夫婦受禮了。若到三朝，必然看見的。」及至滿月，也不見影，心上疑惑，問那瓊枝，卻又含糊不應，正不知怎的緣故。

一日，出去拜客，看見一個命館，招牌寫著「鐵口最準」四字。文棟一時高興，便把八字與他推算。那先生道：「這定是發過，老先生的尊造，不要尋常看過了。但少年必然刑剋父母，到二十歲上，方有際遇。交三十五、六，便歷仕顯宦，得聖上恩寵。壽原也到古稀之外。」文棟見他講得有些相對，又把夫人的八字與他一推。那先生又細細的看去，說道：「這個不要怪我胡言，是個至苦至窮的八字，只恐還要到求吃的地位。」

文棟口雖不語，心上有些怫然，道：「通是江湖套子，一些不准的。怎麼我做了官，夫人到要求吃起來？」及歸家說與夫人知道，夫人笑了一聲道：「這個果然不是我的八字。」文棟吃驚道：「怎麼不是夫人的！難道初行聘之時，另有替身不成？」

夫人道：「這是我家姐姐的。我雖與同年，卻是某年某日某時生的。」文棟道：「這又解說不出了。既是令姐，如何又是同年？怎麼與我成親的，卻是夫人，又不是令姐？」那夫人道：「這不是我家的姐姐，是伯母那裡的姐姐。」因把其中緣故，並如今流落的話頭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文棟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怪道令尊如此用心。我還道是你令伯母的意思，一向錯認了叔翁，誰知卻是岳丈。今日方才把個大夢醒了。只是你家姐姐流落在外，怎麼不尋了回來？我忝在至親，豈有坐視之理。」隨即喚兩個人，叫他四面尋訪。後來尋到家裡，虧了文棟，扶持他起來，將就過得日子。那曾氏深悔不聽叔叔，致有出乖露丑這些事體，又感激文棟肯用親情，日日祝頌不了。

且說文棟又將真八字與先生推算。那先生寫了命限，排列五星，說道，「這才是夫人的命，與前日看的大不相同。」文棟方信這八個字竟是個圈子，憑你上智下愚，窮通壽夭，俱跳不出的。每每勸人安分守己，不要妄作妄為。又叫人敬重門母，吃些門齋，以免罪愆。

我這回小說，不是說才子不好，是說不存善心，便無好結局了。即看曾杰因一點妒心，害了文棟，不惟自己一個解元，移在文棟身上，連這性命也早早繳還閻府。有人說道：「曾杰既擬得這幾個題目，倘然自己打點一番，或者依舊中了。」殊不知曾杰的文字未嘗不好。這幾個題目，直是天使其然，照顧文棟的。故我不謂之人擬，竟謂之天擬也可。又有一說，不是文棟朝禮門母，曾杰也不起戲謔的念頭。總有這個念頭，也未必做出，這個直是文棟心上擬出來的。故我不謂之天擬，竟謂之（下缺）